

没有是非观点,就没有漫画

天星



漫画,是一种艺术形式,以夸张、比喻、象征等手法巧妙地揭示了事物本质及特征。它有较强的歌颂、抒情、讽喻、娱乐等功能,尤以讽刺与幽默见长。

漫画,有强烈的是非观,它于人向上,于人向善。我们常说,漫画就像针灸,要看准穴位及把握深浅,扎浅了没有感觉,扎深了伤害身体,所以,漫画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。

在一个高等学府里,有40多名女大学生看完《白毛女》之后对教授发出灵魂拷问:为什么喜儿不嫁给有权有势还喜欢她的黄世仁,却要嫁给一无所有的“穷鬼”大春呢?这些女大学生认为,喜儿嫁给黄世仁既可以免除父亲杨白劳的债务,又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;反之,要是嫁给了大春,要地没地,要钱没钱,这不是自讨苦吃吗?三观出了问题,是非就颠倒了,黑白就混淆了,站在这样的角度,还能画出准确的漫画吗?



——我
这朵鲜花
就是要插
在牛皮上,
而且是洋
牛皮夹子!

我们的邻国日本政府,不顾国内和国际社会反对,在今年1月将福岛核废水的排放时间定为“今年春夏之际”。日本政府觉得核事故放射性污水这个名字不好听,坚持说排放的是所谓“处理水”,甚至说这些水可以“饮用”,完全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。我们当然要谴责这种行为,也应该运用漫画抨击之。



险恶的
化妆师,
不祥的
吉祥物

没有是非,漫画就没有了根基,创作就无从谈起,甚至会衍生出有毒有害的作品,抗战时期就出现过“亲日漫画”“汉奸漫画”。

漫画是夸张的,可是现实生活的案例中贪污犯贪污的金额,却是“夸张”地达到几个亿,几十个亿,漫画也真是“望尘莫及”。有报道说,有的考古人员居然与盗墓贼勾连在一起,为他们“指引路径”,这种颠倒是非,完全不知黑白的行为,真是让漫画家感到难以置信。

是非观念坚定鲜明,法律制度公正严格,教育后代积极循序,漫画就可以在创作中观点明晰,直奔主题。模棱两可,似是而非,遮遮掩掩,那是画不了漫画的。

我喜欢画漫画,也喜欢听相声。漫画和相声这两种艺术形式有共同处,也有不同处。

共同处之一是门槛低。

会画画的人,无论大人和小孩都可以试着画漫画。简单画个大圆圈,就是个脸;点两个点像眼睛,来个弯弯的小嘴,就笑了。你说像谁都可以,世界上真有这样的长相。如果背个书包,就是学生,这是简笔画。会说话的人,只要有幽默感,爱说笑话,引人捧腹,就像说相声。一个人说是单口相声,有人搭腔就是对口相声。

初画者、信心满满,认为自己会画漫画,将来或许可以成为漫画家。初说者,信心十足,认为自己会说相声,将来也可以成为相声大师。其实,用马三立老先生的话说:差得远……

之二是评判漫画和相声好坏都要过三关。

好的漫画需要过编辑关、读者关、专家评委关,好的相声同样要过主办方、

漫画与相声

庞平

观众关、相声大师关。

漫画如果要刊登,最先过的是编辑关。发表后要让读者认可,读者若看不懂,再深奥的作品也起不到作用。有些初学漫画的作者,在寄给编辑稿件时,在漫画旁边写了一大堆说明,说自己的构思如何如何,其实都是多余的。另外,漫画作品在参加漫画大赛或展览时需要过专家评委关,得到他们的认可。有些作品,媒体可以发表,但到大赛或展览时被刷下来了。同样,相声要进剧场,先要得到主办方的认可。演出时,要过观众的认可关。观众不乐、包袱不响、笑料不足,不但演员尴尬,主办方都嫌丢人。优秀的相声作品,还要过相声大师这一关,得到他们的肯定和认可。有些相声演员,自我感觉良好,自己制定衡量标准,相声其实是有一定的规律和规矩的,要想打破,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改进或提升,不是自己觉得好就是好。那样,你进步不了。



之三是无论漫画还是相声,各种表现手法都可以融入作品之中。

成熟的漫画构思或点子,可以运用线描、素描、水墨、水粉、版画、油画、彩铅等手法表现,形成不同的风格。成熟的相声段子,亦可以根据内容需要,融入声乐、歌曲、戏曲、魔术中来提高作品质量。

漫画和相声,创作过程中当然也有不同之处。

创作漫画作品难就难在,别人画过的作品你不能画,画了就叫“抄袭”。漫画就是创新。画别人没画过的、画自己没画过的。不过相声作品在原创的基础上,可以翻新。别人说过的段子,得到原创者同意,新人也可以说。自己说过的段子,效果好的可以重复演出。在演出中不断提升、不断改进。

无论怎样,漫画和相声都是“笑”的艺术,给人们带去欢乐,才是最终目的。



画面无声 画意无尽

——土耳其艾丁·道昂第38届国际漫画大赛获奖作品赏析

颜庆雄

今年2月,土耳其因为发生强烈地震而使全世界再次关注这个连接欧亚的国家,土耳其有着悠久的历史、迷人的景色和神秘的传说,被称为“文明的摇篮”。漫画在土耳其很盛行,报纸电视媒体也很重视漫画的作用,各大报刊都有自己的专栏漫画家,国内外的热点问题都能在漫画中得到反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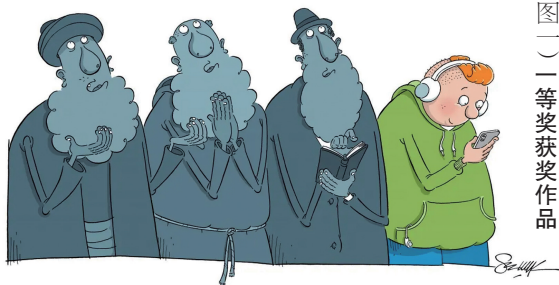
在土耳其举办的艾丁·道昂国际漫画大赛,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漫画赛事之一,至今已经举办了38届。本届大赛收到来自63个国家和地区的564名漫画家的参赛作品1531件,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和特别奖各1名,成功奖3名。

土耳其漫画家恩金·塞尔库克,以一幅看似“平淡无奇”的无题漫画作品获得一等奖(图一),值得我们细细品味——三个不同穿着的老者正虔诚地向老天祈求着什么,而旁边衣着时髦的年轻人却头戴耳机,旁若无人地盯着手机,做个安静的美男子。画面冷灰色和鲜艳的绿色、虔诚和冷漠的表情形成强烈的对比,让人不禁想大喊一声:放下手机,抬起头来!

来自伊朗的漫画家马哈茂德·纳扎里的作品获得二等奖(图二)。他用俯视、大广角的视觉,绘制了一个全部由人组成的回旋镖。回旋镖又名飞去来器,顾名思义就是飞出去以后会再飞回来,最常见的形状是“V”字。这幅作品用人群组成一个巨大的“V”字形回旋镖造型,隐喻漂洋过

海迁徙的人们,到时候还是会“飞”回故土,叶落归根。

漫画确实是一种“世界语言”,它看似着墨不多、轻松随意,没有过多文字,含蓄地表达着对世界的看法,却会悄然地直抵人心,叩问事物的本质,令读者产生共鸣。



(图一) 一等奖获奖作品



(图二) 二等奖获奖作品